

第十六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

追影者

郭宏宇

（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7 级）

假如你的信仰只是一场骗局。

—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国家歌剧院。

普契尼的名作《托斯卡》，宣叙调柔和朦胧。

丝绒帘子在昏黄的灯光下静默。历史的血浸染了它，凝固下沉重的暗红。

他就委身隐在这暗红后面，像一只潜伏在草丛里的豹。

猎物已经锁定，14排7座。

演出已至深夜，座无虚席已经去了一半。猎获的难度也大打折扣。

作为一流的猎手，他不会松弛。猎物随时可能跳出他的掌控，他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他紧盯着他的猎物，猎物依然静静地看着歌剧，似乎沉迷。

猎物是个年轻的男人，是剧院里为数不多的亚洲人之一，却有着亚洲人不常见的高鼻梁和白皙的肤色。脸部的线条如同经过米开朗琪罗的精心雕刻，可以说是非常俊美了。倘若把身上的毛衣和牛仔裤换成黑缎晚礼服，那猎物无疑是最适合坐在歌剧院里的人。

他对猎物的容貌没兴趣，他只知道他今夜要将犯人缉拿归案。

两个中国人，将在他乡展开博弈。

歌剧《托斯卡》是一部爱情悲剧，讲的是歌剧演员托斯卡为了解救入狱的恋人卡瓦拉多西出卖身体给警察局局长斯皮卡亚，结果发现是一场骗局，最后陪同恋人一起死去的故事。

虽然是悲剧，普契尼却为它写了许多情意缠绵，优美动人的咏叹调。其中，最著名的咏叹调当属《星光灿烂》，由男高音来唱。

他等的就是《星光灿烂》。

他计划趁着高亢的音乐，观众的陶醉，猎物的放松，悄无声息地结束追捕。

他对自己的速度和身手有十足的信心。他的身高也有优势，况且还有左兜里的匕首，右兜里的手枪。箭在弦上，蓄势待发。

灯光更暗了，室内的空气变得燥热而又浑浊，有些压抑。台上幕景切换成星光点点夜空，亦幻亦真。

卡瓦拉多西正深情地望着那星空，想着心爱的托斯卡，思绪万千。

缓缓的行板响起，卡瓦拉多西开始歌唱：

天上星光多灿烂 地上一阵阵花香
花园门轻轻推开 脚步走在花园的路上

……

爱情的美梦从此永远消逝

从平缓中含着哀伤到如泣似诉，强音、保持音奏出悲愤和痛苦，想要逃离，无法逃离的挣扎，像是夜阑时分大海狂风怒浪将起的酝酿攒簇。戏中人醉了，座中人醉了，黑夜也醉了。都醉得太深。

就是现在！

他如鹰隼俯冲般疾速凌厉，身体前倾，右手摸出手枪，左手伸出的手指弓起，似一张网，扑向猎物！空气被一道“闪电”猝不及防撕破，发出奄奄哀鸣。

抓住了！

他从后面控制住男人，左手按住男人有些瘦削的肩膀，右手将手枪抵在男人的太阳穴上。

“不想死就不许出声不许动！”他俯身在男人耳边冷冷地吐出一句话。

男人默默地没有反应，仿佛一个提线断了木偶。

他有些诧异，他没想到男人连一点挣扎和反抗都没有，顺从地倒像是玩游戏的愿赌服输。但他觉得男人顺从更像一个诡计，一个拖延时间争取机会逃走的诡计。

“老实点，跟我走！”他不能陪男人耗下去，带走再说！

男人突然回过过头，整张脸完整地暴露在他的目光下，他愣住了。

噩梦吗？不，并没有什么恐怖的情节。也许它更像一个笑话，一场恶作

剧，只有黑色的离奇荒诞和滑稽。

那是另外一张女人脸。

二

他，钟栩，作为一名国际刑警，虽然还年轻，但经历了不少凶险异常，稀奇古怪的案件，磨练出了处变不惊的态度。

独有这一次，钟栩感到有些懵。

抓住犯人的那一瞬间他还确定就是这个男人，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女人？

我应该不是在做梦，可是——这明摆着前后不是一个人啊！老天你在玩我么？！还是这个小白脸有瞬间变性这种奇葩技能？！钟栩心里很想骂娘。

他下意识地抓紧犯人的肩膀，却突然发现手下的男人的白色毛衣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女人柔顺的黑色披肩长发。

“啊……你想干什么……救命！”女人显然是吓坏了，结结巴巴地说着英语。

他眯起眼，心想听着声音是女人无疑了。

他打量四周，歌剧正在上演，观众沉浸在爱情的悲剧中无法自拔。再次确认一下位置，没有错误。

“跟我出去！”他用英语对女人说，望着女人如猫一般的圆眼满是不加掩饰的惊恐，他叹了一口气“放心，我不会伤害你。”

女人低下头，转了转眼珠，然后乖乖地随他走出演出大厅。

走廊里的几百盏灯明亮而不耀眼。墙上浮雕精致，那是战火洗劫后的重生，伤痕和余烬却融入了它的骨髓。

钟栩盯着一直低着头的女人“请把头抬起来。”

女人不情愿地慢吞吞抬起头，对上他的眼睛。

一张线条柔和的标准的东亚女人的脸，并不惊艳。也许是过度惊吓，原本白皙的脸色此刻苍白如纸。而那双漂亮的眉眼，正尽力将冷漠掩饰它们的恐惧，并且试图用冷冰冰的目光回敬他的冒犯。

“东亚人？”他有些不好意思，想缓和一下这令人窒息的气氛。

“中国人。”

“这么巧吗，我也是。”他换成了汉语。

“是很巧。不过，中国似乎没有这种拿着枪和老乡打招呼的方式。”女人也换成了汉语，冷漠的目光有意无意地收束了点。

“抱歉，我，我认错人了。我是警察，把你……错认成了要抓捕的犯人。”他有些慌乱地解释道。

“你的犯人也是中国人吗？”

“是，是的。”

“这样啊。”女人突然笑了，眉眼弯弯的。

他正在思考下一句该说什么，她突然收敛了笑容，眼睛里亮出了刀子“按照国际法规，中国警察无权在别的国家直接抓捕犯人，除非有引渡协议或者与该国警察协作，而你是单枪匹马！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胁迫我？”

女人如同一只受惊的猫，被迫亮出爪牙，装出咄咄逼人的气势。

“我是国际刑警，有权利跨国追捕。”钟栩无奈地说，从内口袋掏出证件，他真的不想再为难一个女人。

女人皱着眉头看了一会，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僵硬的脸慢慢恢复原来温婉的模样，“原来如此。对不起，错怪你了。”

“哪里话，明明应该道歉的人是我。把你错认成犯人，让你受惊，还耽误了你看歌剧，真的很抱歉。”他很内疚。

“犯人长得和我很像吗？我会不会下次还被误认？”

钟栩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总不能说犯人其实是个男人吧。

“别紧张，不会有下次的，你们并不像。今天我有些不在状态，迷迷糊糊把你当做了他。”

“那就好。”

人们从演出大厅里陆陆续续走了出来，有的人眼角挂着泪痕。

“看样子歌剧已经结束了。”女人说。

“啊，是啊。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吧。”

“谢谢你。不过我的住处离这里不远，走一会就能到，我自己可以的。”女人微笑着，礼貌而又生疏。

“那好吧，你注意安全。”他把手枪在兜里按到底，不让他露出来。他知道女人对他还有戒备。

“再见了。”女人对他挥挥手，将黑色的大衣裹紧一些。

“再见。”

他目送女人离去，看着黑发黑衣进入人流，宛如一只敛了双翼的黑鸟，

钻入了树丛深处。

钟栩挽起袖口，露出手表。今天的追捕就到此为止吧，也许真的太累了呢，都生出幻觉来了。

凌晨 00: 54

俊美的年轻男人迷迷糊糊地被人摇醒，睁眼看到歌剧已经谢幕了，几个工作人员正在收拾道具。

“喂，别睡了，歌剧已经结束了。”穿着黑色制服的人对他说。

“哦，抱歉，我不知怎么的就睡着了。”他揉揉太阳穴，从座位上站起来。

制服男的表情很不自然，似乎欲言又止。

“我好像做了个梦，梦见有人要追杀我。”年轻人缓缓走出演出大厅，自言自语。

三

当天夜里，钟栩案例向组织汇报进展。他想再次确认犯人的位置，组织给他的答复是还在塞尔维亚。他只好继续追踪，所幸这个国家不大。

然而，一连几天，一无所获。他只好再回到首都贝尔格莱德。

他想向组织找个帮手，又觉得羞于启齿。

他只好坐在街边咖啡馆里，一边喝咖啡一边看地图。

“诺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他像坐在办公桌前习惯性地伸手去摸笔做记录，却无意间摸到了凉滑的手机屏幕。

不是他的手机，他的手机在兜里呢。

四人方桌前除了他没有别人。可能是某个顾客不小心落下的吧。他想。

这是一部国产的去年上市的手机，玫瑰金色的外壳色泽华丽典雅。女性用很不错。

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了。

他放下杯子，接听了来电。

“你好，请问是你捡到了这部手机吗？这是我的手机，我不小心把它丢了。你能把它还给我吗？”手机那边传来说着英语的女声，有点熟悉。

“当然。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去找你。”

“不，我过去找你。我想知道你和手机的具体位置，我想我去过那里。”她的语气温和，却坚决得令人无法拒绝。

他只好告诉她他的所在地。

对方说她马上过去。

钟栩靠在椅子背上，懒洋洋地眯起眼睛望向窗外。秋日略显薄凉的阳光穿过玻璃窗，柔柔地洒在他俊朗的脸上，涂上一层薄金。

隔着玻璃，他恍惚看到有人注视着他。他睁开眼睛，对上了窗外的目光。

天啦噜！这不是那天歌剧院里的那个女人吗？想想那天的事就觉得尴尬无比啊！怎么偏偏就碰上了呢？冤家路窄吗？不对啊，什么冤家！我们无冤无仇，就是场误会而已啦！但愿她不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是某家的大小姐，气势汹汹地带着一群保镖，指着他说：看！那就是那天在歌剧院冒犯我的人！快去给我教训教训他！……钟栩胡思乱想着，目光从她脸上飘到她在秋风中轻轻扬起的黑色长发上，细碎的光华莹莹地绕着那缕黑色跃动。

她好像摇了摇头，随即走开了。

他舒了一口气，最怕尴尬啊。

高跟鞋与木质的地板擦出有节奏的咚咚声，窗外的女人此时此刻站在了他的面前。

“嗨，好巧啊。”尴尬还真是甩不去，他只好打个招呼。

“确实呢。没想到是你捡到了我的手机。”女人在他对面坐下。

“啊，原来手机是你的。”他这时才明白过来，将手机递给女人。

“谢谢你帮我保管手机。”

“小事，不用谢。”

“我请你喝杯咖啡。”

“别这么客气，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哈哈。”女人忍不住笑了，“这句话真棒！”

“哈哈，谢谢夸奖。”

“你今天这么悠闲，莫非是抓到犯人了？”

“还没抓到，但是我知道他就在塞尔维亚。”

“找到其他线索了吗？”

“暂时没有。”

“和他有联系的人，比如说他的家人，朋友之类的，没有调查过吗？”

“等我们调查时，他在国内的资料已经大部分被销毁了，这是个很复杂

的过程，和你一时半会说不明白。”

“这就比较麻烦了。”

“是啊”，他挠了挠头，“算啦，不想这些头疼的事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可否告诉我？”

“哦，我怎么忘了自我介绍。我叫周垣，周围的周，垣墙的垣。我是画画的，喜欢四处游荡寻找灵感。听说塞尔维亚是个很美的国家，而且中国游客有免签的待遇，就来了。”

“你是艺术家啊！”

“谬赞了。现在该你介绍了。”

“我叫钟栩，钟表的钟，栩栩如生的栩。职业嘛，你知道的。我来到塞尔维亚纯属工作需要。不过这里确实有很多吸引我的地方，特别是贝尔格莱德，它的历史，它的建筑，它的风景，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记得塞尔维亚作家杜桑·拉多维克所说‘这个早晨，不论谁足够幸运的在贝尔格莱德醒来，都会意识到他惊天的生活已经有足够多的收获。’”

“是啊。世界上很难找到哪个城市如贝尔格莱德般经历过如此多的磨难，从罗马帝国开始，几乎这里的每一代人都经历至少一次以上的战争。这个久经战乱的城市已经浴火新生，只有经历劫难才能懂得快乐的真谛。”

“在那些战火间隔的和平岁月里，才能找到快乐吧。而快乐又是那样短暂，所以要格外珍惜。”周垣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着。

“没错，短暂的快乐应该格外珍惜，短暂的假期也应该格外珍惜。今天天气不错，要不要一起四处逛逛？”钟栩说。

“逛逛？你这是给自己放假了吗？”周垣惊讶地说。

“反正犯人找不到，在这里坐等也不是办法。不如四处逛逛，兴许还能在某个角落里偶遇他。”

“哎，你可真乐观。小心被上司知道了，扣你工钱，饿你肚子。”周垣忍不住打趣他。

“没事没事，有出差补贴垫着，怕什么。”

“好吧。这里离军事博物馆很近，去那里看看怎样？”

“嗯嗯，我们走。”

秋日天空高而远，白云悠闲地漫步，街角树木黄绿交叠，静静的多瑙河如一条蓝色的丝带，拭尽铅华，归还城市一份古朴典雅的美。

两个异乡人脸上挂着孩子般的笑容，欢欢喜喜地去探索这座城市。

世界上哪有那么多自来熟，当两个中国人在熙熙攘攘的满是金发碧眼人的欧洲街头，目光无意间触碰到了对方深沉的黑眼珠，心中泛起一股想要拉住他用中文说句“你好”的冲动，此刻无需太多言语，在他们越过人流感受到对方的存在时，两颗漂泊的心已经相互靠拢。

某个街角小旅馆里。

尽头房间的窗帘从昨晚拉上到今天下午就没有拉开过。

厚厚的窗帘将阳光遮得严严实实，屋内如黑夜般沉暗。

年轻的男人无力地摊倒在地板上，气喘吁吁，俊美的脸因恐惧而被扭曲得怪异。

“不可能，这不可能！一定是搞错了……她怎么会……”他喃喃说着，颤抖沙哑的声音如鬼魅般。

四

贝尔格莱德军事博物馆位于多瑙河与萨瓦河的汇流处，是一座堡垒形的建筑。它建于1878年，和许多贝尔格莱德的著名古迹一样，屡受到战争摧残，而又在废墟上重建。博物馆收藏自罗马帝国以来的25000多件军事展品。

走到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飞机残片前，周垣停住了脚步。

“人类武器进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快得让我感到恐惧。”

“人类的欲望也膨胀得越来越快，快得让我怀疑信仰的存在。”钟栩跟她身边。

“这些杀伤力可怕的武器，为了永无休止的欲望而生。”

“对的。而它们又不仅仅是武器，”钟栩叹了口气“我要追捕的的犯人，他为了捞钱，走私军火。”

“走私军火！”周垣瞪大了眼睛。

“没错。所以我必须抓住他，不要让更多美丽的地方蒙上战争的阴霾。”钟栩抬起头，目光灼灼。

“我有个哥哥，他大学学的是军工专业。”周垣说。

“那他现在……”钟栩的心忽的一颤。

“他现在在莫斯科留学。”

“你们多久见一次？”

“并没有多久，大概是两年。”她看他脸上没有表情，又说道：“是相对而言吧。有些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有些人却一直不见也不痛不痒无所谓。我和哥哥正好处在中间。因为我们从小不在一起长大，感情也不深，所以两年对我来说真的不算什么。”

“我能理解你。”

“哥哥是个很善良的人，对谁都很好。尽管不常见，见面的时候还是看起来很在乎我。他有的时候比较忧郁，喜欢一个人静坐着吹口琴。他外表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研究可怕武器的人，倒像个文艺青年……”周垣慢慢的回忆着，眼里亮晶晶的竟然泛起了一丝温柔。

钟栩第一次看见她说这么多。

毕竟是亲兄妹啊。他想。

但是听到她哥哥，他莫名其妙的心慌。

“我原本以为他去的是美国，因为这是他原来的想法。可是他听了导师的建议，去了俄罗斯。他曾经告诉我，导师是他最崇敬的人，甚至是信仰般的存在。”周垣依然沉浸在往事里，自顾自地说着。

“你们这两年还有联系吗？”

“有的，我们有时会打电话聊聊天，说说自己最近的生活状况，还有身边发生的有趣的事。”

“那还好。”

转眼已是夜幕降临。

塞尔维亚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夏季炎热，平时昼夜温差能达到十多度。特别是在秋天这个天气剧烈变化的季节，别看白天艳阳高照，晚上温度可以降到10℃以下。

今天就是这样。

周垣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白色棉线衫。一出门凉风灌进衣领，她不禁打了个寒战，立即缩着脖子，双臂环抱在胸前。

“你刚来塞尔维亚不久吧。”钟栩问道。

“是啊，我还不知道这坑人的鬼天气。看歌剧那天晚上还不怎么冷，没想到短短几天就……”

“下次出门多带件衣服。”钟栩脱下外套，轻轻地将它搭在周垣的身上。

高个子男人的外套披在周垣的身上，像是包住了一个小孩子。衣服还带

着他的体温，暖烘烘的，像是午后的阳光，绵绵的，教人想在它的暖和下做一只懒洋洋打盹的猫咪。

“谢谢你。”周垣想，这是第一次有人把外套披在她肩上。

“天晚了，我送你回去吧。”

周垣抬头看他，他面容平淡，看不出波澜。

“好，有劳你。”她居然没有拒绝。

月亮藏在黑云里，天边稀稀疏疏嵌着几颗星星，霓虹灯一点点亮起，尔后是一串串。

红色的旧式公交车从远处驶来，颠簸几下，缓缓地停靠在站牌旁边。

衣衫单薄男人跳下车，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照着车梯。披着男式外衣的女人顺着那束光下了车。然后两个人穿过街巷，像两只穿过夜色的貂。

年轻男人在房间里焦急地来回踱步，好看的眉毛拧在一起。

他望着桌上躺着的手机，长吸一口气，把它抓在手里。

他把那串拨了无数次的电话号码又一次带着渺茫的希望拨了出去，等待，等待，等来的依旧是无人接听。他狠狠地将手机摔在床上。手机与床撞出一声闷响。

他仿若在巨大的寒冷中凝固了，变成了一块冰。心不再跳了，血液也凝结起来。他像冰块坠落，听到“啪”的一声，心脏在这猛烈的撞击中碎了一块，浓重，粘稠的血，迟缓，却不断往外渗。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导师……”

五

钟栩躺在床上。

夜已经深了，可他睡不着。

他很少失眠，今天却辗转难寐。

送周垣回住处后，他突然想起了她哥哥。那种心慌的感觉又一次涌上来，搅动着他的五脏六腑。

她的哥哥专业是军工，她的哥哥在国外留学，他们两年未见。

这是一个大胆而可怕的想法。

不，是我太敏感了。他这么想着。

猛地，一个激灵，他知道了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敏感。

那天在歌剧院，他明明，他明明抓住的是犯人，却变成了周垣。也许他抓住的真的就只是周垣，那么幻觉的出现不正说明存在某些千丝万缕不可斩断的联系吗？！

不！他再次看着犯人的名字：高溯。

仅凭这一点就能推翻他的猜想吗？

这到底是不完全的巧合，还是这原本就是必然联系！

塞尔维亚，战争，军火，犯人，周垣，欢乐……

钟栩心中一团乱麻。

他害怕。

他和周垣只见过两次面，尽管熟得快，他并不了解她。

如果他的设想完全成立，那周垣，是多么可怕的存在！

如果那是她设计的局呢？或许周垣这个人根本就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他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周垣忧郁的面容：

“这些杀伤力可怕的武器，为了永无休止的欲望而生。”

周垣发现自己正在习惯钟栩的存在。

她在阳台晾衣服，一低头，发现楼下憨憨的站着个拎着两袋子水果的男人。他把水果提上楼，说是卖水果路过，顺便给她带了一份。

她在中秋节的那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看视频，提着两盒月饼还有许多食料的钟栩敲开了她的门。两个不太会做饭的人在他乡傻呵呵的吃着自己做的中国菜。

她给他画肖像画，看着他摆出各种耍帅风骚的姿势，故意夸张地恶搞。他看着画一脸懵圈：这不是狮子吗？她便笑倒在沙发上。

……

日子慢悠悠地过，恬静温暖得像这座城市表面的模样。

她记得作家江南写过一段话：这个世界有多大，取决于你认识多少人，你每认识一个人，世界对你来说就会变得大一点。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好吃好看的东西，可真正属于你的世界其实是很小的，只有你去过的地方吃过的东西看过的落日，还会有在乎你死活的朋友。

她其实是一个很内敛的人，很多时候都在沉默着画画。

她想她的世界真的很小，在塞尔维亚，她只有他和她画的风景。
那他的世界呢？

这一天，他们相约一起去看多瑙河。

头顶的天空是蓝色的，脚下的多瑙河也是蓝色的，伫立在这蓝色与蓝色相拥依偎的蔚然中，让人产生一种美妙的错觉，以为这就是全世界。

为什么不可以呢？世界可以是这样开阔坦荡，甚至是温柔的。

河边有几个追逐玩耍的本地孩子，他们的笑声喊声糅粹在风里，送往更远的地方。

“尽管塞尔维亚是个内陆国，海抛弃了他们，可是他们可以与河相依为命。”周垣说。

“看得出来，他们很满足，所以会幸福。”钟栩笑笑。

“我也很满足，因为来到塞尔维亚后，我的世界又变得大了些。”

“有的时候，世界太大了，反而会让你感到疲倦。”

“世界太单调也会疲倦啊。”

“出来看看世界，你会想家吗？你的父母，还有你的哥哥……”钟栩有意无意地问起她的事。

“救命啊！”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拖着哭腔的尖叫疾呼打破了宁静与悠闲。

周垣抬眼望去，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在水中挣扎，原本温情脉脉的水瞬间化作猛兽，正将他小小的身躯一点点吞噬。

钟栩跳下了水，而周垣已经向孩子游了过去。

他没想到她会立即跳下去，他总以为她弱弱的，像一只小心翼翼的猫。

周垣一只胳膊揽住落水的孩子，另一只拨开冰冷的水。她不禁感叹看似温柔怡人的水，内心却是寒意刺骨。然后她看到了水中的钟栩。

钟栩张开双臂，像年长的鸟儿张开双翼，保护它的雏鸟。

周垣有些恍惚。

那一瞬，她以为全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在那连绵无尽的蔚蓝中，她以为他要拥抱她。她曾经与他的温度那么近那么近。

最后她还是回过神来，将孩子轻轻地推进他的怀里，将身子埋进水下，一个人游上了岸。

孩子只是呛了几口水，受了些惊吓，并无大碍。

围观人们紧张的脸松弛下来，看看孩子，又看看两个浑身是水的异国年轻人，眼里涌动着欣喜。

钟栩拉着神不在焉的周垣，用淡淡的微笑回应着人们的注视，离开了河岸。

周垣被他拉着感到不舒服。她更为自己在水里的失态感到恼火。她甩开他的手。

“怎么了？”钟栩不明所以。

“被你拉着不舒服。”

“哦，那不拉了。”钟栩挑了挑剑眉。

“你没必要下去，我一个人就可以。”周垣说。

“我这不是担心你有危险么。”

听到这话，她一下子站住，抬头看着他的眼睛。那两汪幽深的潭里，映出了她湿淋淋的头发和惨白的脸。一滴水顺着他的头发，淌过他的眉毛，滑过他的眼角。她很想替他拭去那滴水，但内心深处告诉她不能那么做，她双手攥紧了衣襟，纂出水来。

她假模假样地笑笑：“有危险我就不跳下去了。”

“下次不要这样了。就算没有危险，有我在，也轮不到你。”

“为什么？”她斜眼瞪着他。

“因为我是男的，你是女的。”

周垣刚要打断说他男的如何，女的又如何，他又说：“天冷，水里凉得很，你容易感冒。”

“嗯。先去我家把衣服晾干。”

头痛。

高溯用胳膊撑着床，歪坐起来。

他摸索到床头柜上的手机，光滑的屏幕映出了他憔悴蔓延的俊颜。

他怔怔地望着手机，眼光迷离。

“啪！”他一巴掌拍在额头上，额头血管里血涌动的节拍传到了手心。

闭上眼睛，又猛地睁开。

他打开手机，下定决心。

我要亲自问问她！

六

钟栩裹着毛毯在客厅看电视，周垣在阳台上晾衣服。

她想先晾一会再用电熨斗烫干。

展开钟栩上衣的时候，她的手摸到一个轻微隆起的口袋。她以为是钞票，就把拉开口袋把那叠东西拿了出来。

不是钞票，是两张纸。

她打开纸，扫了一眼就再也挪不开目光。

她的的心脏仿佛煮着沸水的烧瓶，“嘭”地一声炸开，沸腾的开水翻滚着泡，咕嘟咕嘟地往外涌。涌出的是她的心头血。

那是要逮捕的军火贩子的资料，一个熟悉的名字，一张熟悉的脸。

她颤抖着把名字和照片确认了一遍又一遍，高溯，哥哥！

天旋地转。

她一手扶着墙，一手放在胸前，大口大口地喘气，强撑着不让自己晕厥过去。

她努力站定，将纸顺着折痕叠回原来的样子，两只手哆哆嗦嗦地插进了它原来的口袋里。

手机里悠扬的小提琴曲《卡农》响起，吓了她一大跳。

她颤颤巍巍抓起手机，来电显示：哥哥。

她几乎要尖叫起来！

她一只手紧紧地捂住嘴，另一只手慌乱地摁上红色的拒听键，她害怕让钟栩知道。

过了几秒钟，哥哥又打了过来。

周垣恨不得把手机扔出窗外，摔个四分五裂，支离破碎！

她再次摁上拒听，随即又快速地发了一条短信：

我不方便接听，有时间我找你。

确认发送后，她立即关机。

“周垣，你的手机是不是响了？”钟栩裹着毛毯站在门口。

她拼命装出什么也没发生，“没事，打错了而已。”

“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是不是着了凉，发烧了？”

钟栩伸出手想要摸摸她的额头，被她挡下了。

“我没有发烧，只是有点感冒。”她怕他的手试出她头上因紧张冒出的汗。看着他疑虑的眼神，周垣挤出一个软软的笑：“出去玩玩得有些累呢。”钟栩点点头，“那你休息吧，衣服我自己烫就好。”

“不，还是我来吧，你不会用那家伙。”

钟栩无奈地耸耸肩，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

周垣站在窗台，眺望钟栩的背影在暮色里渐行渐远，心中五味杂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那颗种子萌发，破土，生成了苗。她看着它渐渐长高，每一次见到钟栩，那株苗便会窜高一截。然后，是无法抑制地疯长。

当浑身湿透的她在冰冷的多瑙河里看见浑身湿透的他张开双臂的那一瞬，一种名为“喜欢”的东西如狂潮般洗刷她的脑海，她第一次这么依恋别人。

那株苗已经开出了鲜红艳丽的花朵。

可她又在心里养了一条毒蛇。

“哥哥，你找我有事吗？”周垣拨打了高溯的电话。

“我问你一个问题。”对方的声音听上去那样缥缈，又好像是咬牙切齿。

“你问。”她不知道明明有罪的人是他，他却好像在生她的气。

“你就那么缺钱吗？！”他强行遏制住心中的怒意，按下那一团火。

“我不缺钱。”

“那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走私军火！”

“什么？走私军火？！”

“到底是不是你干的？！”他终于忍不住了，一向温和的他此刻竟对着手机大吼起来。

她知不知道他从待他如父般的导师那里得到她走私军火的消息后有多生气多着急多伤心多崩溃？他为她从俄罗斯跑到了塞尔维亚，却又无缘无故失去了与朋友和导师所有的联系，他苦苦挣扎纠结该如何面对她，该如何让她迷途知返……

周垣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他走私军火被警察满世界追杀却在质问她是不是干了这种勾当。她无法忍受。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真的没有走私军火。而且据我所知，你正是因为走私军火而被警察满世界追杀。我亲眼看见了那份通缉名单，上面有你

的名字和照片。”她的声音降到冰点。

“你说什么……”高溯的喉咙如刀割般，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

周垣又将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哈哈，哈哈，你骗人，你是怎么知道的？”对方的声音嘶哑如断了弦的二胡。

“我没骗你。那个追杀你的国际刑警就在我身边，而且，我喜欢他。”

“你果真是疯了。”

“我没有疯！”周垣一拳打在墙上，手上火辣辣的疼，浮现出一个环形的红印子。

“好了，阿垣，你听着。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见一面，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况且我也不愿意相信你会做出那种勾当，你也不愿意相信我会是那样不是吗？”高溯意识到事情已经越来越复杂了。

“嗯，那我们找个时间，找个隐蔽的地方见一次面吧。”

一阵刺啦刺啦的声音传来，钟栩面无表情地摘掉耳机。

他走到窗边，仰望着再度圆润的月亮，听着愈加疾利的风声，他想他耽搁得太久了。

启开一瓶伏特加，酣畅痛饮，浑身似火一样燃烧，背部一层细密的汗。临风而立，身体变得轻飘飘，似乎要随着汗水一起蒸发在空气中。

七

这是一家很普通的咖啡店。

店名就是老板的姓氏，缀上“咖啡馆”

只有朴素的黑色柜台，四四方方的桌椅，规规矩矩的桌牌号和白色的咖啡杯。和文艺优雅丝毫不沾边。

高中生打扮的女孩走到7号桌旁坐下。她的长发扎成两束，头上戴着淡黄色棒球帽，身上穿着白色套头衫和蓝色牛仔裤，下面是黑色帆布鞋。

周垣是刻意打扮成这样的，她怕遇见钟栩。

她想象过钟栩拿着枪抵在高溯头上的情形，无论如何无法接受。一个是喜欢的人，一个是手足。

她在和时间赛跑。

周垣望着窗外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叶大部分已经被秋染成了黄色或者褐色，还有一些顽强地维持着绿色。那些变了色的叶子，有的纷纷倾落如蝶，或跌在地上，被过往的行人或者车辆碾得支离破碎；或飘进河里，随着流水浮沉；或凭借着风力，飞向自己无法设想无法企及的远方……有的则暂且待在树上，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而那些苦苦支撑的绿叶，怎能逃得过凋零的宿命呢？

短信的铃声打断了周垣的思绪。

“阿垣，离我们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十五分钟，你还没到吗？”是高溯的信息。

“哥哥，我早就到了，但是我没有看见你。”她有些诧异。

高溯向周垣确认了一下见面地点，发现没有任何差错。

“咖啡馆里人很少。我想我不至于连你都认不出来。”周垣说。

对方沉默了一分钟。

“给你所在的地方拍一张照片发过来。”高溯说，“我也给你发一张。”

照片传过来，两个人不约而同瞪大了眼睛。

两张照片清晰地显示出是一个地方，桌牌的数字是一样的。从拍摄的角度来看，两人坐的是同一个位置！

“这不可能！”周垣忽的冒出满身冷汗。

“戴上耳机，我们开视频聊天。”高溯还维持一点冷静。

周垣急忙打开视频，手机慢吞吞运转着，然后屏幕变成了黑色。

“Fuck！”她没想到信号这么弱。

高溯那边情况也是差不多，手机像是突然死机一样。

周垣想先退出再重新开，结果手机黑着脸，并不搭理她。

“混蛋你要是再不开，我回去就把你摔得粉身碎骨！”

“刺啦”一下，手机里模模糊糊出现一个人影，那张最近日牵夜挂的脸徐徐展露出来。

周垣刹那间红了眼眶。那些离奇诡异的破烂事快要把她逼疯。所有的怀疑、心酸、纠结、痛苦、绝望、煎熬统统在眼角聚成两滴粘稠的热泪，最后终于承受不住自己的重量，沿着脸庞滑落下来。

她很久没有流泪了。

“阿垣，别哭，我在这呢。”再度相聚，第一眼居然是她带泪的脸。高溯

心里很不是滋味，只得安慰她。

“这是怎么回事……为，为什么，你明明在这里，我却看不见你？”周垣哽咽着说。

“唉，我也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不过终归是见到你了。我们暂且平安，这是再好不过的。”

“不过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有下次见面，哪怕是听到彼此的声音。”

“不要着急，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所以不怕。”

“可是我看到的这个世界已经错乱了！”

“既然如此，我们回去再说吧。你我现在都是通缉犯，不能暴露。”高溯叹了口气，“这其中的事情复杂得超乎想象。”

中国，北京。

刺耳的铃声在空旷的屋子里回响，那是一部应该淘汰在上世纪的老式红色电话。

“来啦。”年值花甲的老人缓缓走过来，不慌不忙地拿起话筒。

“你好，有事吗？”

“耿先生，按照您的指示，‘嫁接’计划已经完成。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做？”电话那边传来恭肃冷静的男声。

“他听我的，已经到了塞尔维亚。国际刑警也已经在那里追捕他了，我们只需看着就好。”老人面容平静，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镜片后面的那双和蔼的眼睛，像是隐藏在花间的蛇。

“明白！”

老人扣上电话，端起咖啡杯，热气氤氲。

“我相信您，导师。您能不能教我研制更强大的武器，保护我们的国家！”初次见面时，年轻人说的话他还记着。单纯，而又那样坚定。

不知不觉，那句话已经走过了七个年头。

老人笑着摇摇头。

“我还是信仰比较现实的东西，看它能不能给我带来好处。”

夜晚，贝尔格莱德。

“阿垣，你知道平行宇宙吗？”

“有一点点了解。在 20 世纪 50 年代，科学家在观察量子的時候，发现每

次观察量子的运动状态都不同。而宇宙空间的所有物质都是由量子组成。所以科学家们推测，既然量子的运动状态不同，那么宇宙也有可能不止是一个。那些宇宙可能存在着和人类居住相同的行星，也能存在着和人类相同的人。同时，在这些不同的宇宙里，事物发展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你觉得，我们两个是不是像在平行宇宙里？”

“这……这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在同一个地点，却都看不到彼此。我说你犯了罪，你说没有，犯罪的人明明是我。我们都不承认自己有罪。这些奇怪的事，难道不能用平行宇宙来解释吗？”

“你是说我们去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我是这么猜测的。科学家描述平行宇宙时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平行宇宙可能同处于一个空间体系，但时间体系不同，就好像同在同一条铁路上疾驰的先后两辆火车；也可能它们同时处于一个时间体系，但是空间体系不同，就好像同时行行驶在立交桥上下两层通道中的小火车。”

“我们在同一时间两个世界都被当成了军火走私犯。”

“是导师告诉我你走私军火的，我一开始不敢相信，可害怕和对导师的信任让我来这里找你。”高溯有些痛苦地抱着头，“他遇到了平行宇宙的错乱？把别人说成是你？”

“但是平行宇宙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呀！”

“我觉得可能两个宇宙在某一时刻发生了交汇，把你我和导师带到了不同的世界，却都没有察觉。我上网查阅过，最近的研究发现平行宇宙之间可能存在互动，并相互影响，其作用机制能用奇异的量子力学进行解释。”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嗯？什么事？”

“我刚来塞尔维亚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在国家歌剧院里看歌剧，那个国际刑警突然拔枪对着我的脑袋，我被吓懵了。后来他又向我道歉，说他认错了人。而他要抓的人就是你！”

“什么时候的事？！”

“9月27号晚上，大概12点半。”

“我那一天晚上也在看歌剧！但是看着看着不知怎么就睡着了！”高溯激动起来。

“你坐在哪？看的什么歌剧？”

“14排7号，普契尼的《托斯卡》。”

“没错，我也是！”

“天哪，那么平行宇宙不止交汇了一次。那家伙也是受到了它的影响。世界错乱了！”

“他既然在我的世界里，就没有办法追捕你了，你是安全的！”周垣很高兴。

“那你呢？”高溯苦笑，“一旦发现，他会为难你。而你又喜欢他。”

周垣一时愣住。她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她只是希望身边的人都好好的。

“我……我喜欢他，因为他对我很好，很照顾我。我们都是中国人，在你没出现之前，他是我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唯一的依靠。”

沉默。

手机屏幕上透着光，是这沉默而压抑的黑夜里唯一的光亮。

那束光亮又在沉默中慢慢暗淡下去。

在那束光即将熄灭的那一瞬，它又亮起来了。

“阿垣，你喜欢上一个不该喜欢的人。”

八

“混账！你是怎么搞得！连一个女人也抓不到！”

“我化装成剧院工作人员，想趁着她看歌剧的时候干掉她，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我要下手的时候，她，她不见了！我看到的是一个男人！”

“一派胡言！你当我是傻子吗？”

“我不敢撒谎！这是我亲眼所见！”

“她现在在哪里？”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哦，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混账！他们都在塞尔维亚！他们一旦联系上，我们的计划就全毁了！”

“我有罪！我该死！”

“滚！无论如何给我把她干掉！干不掉她，你我都得完蛋！”

“是，是，耿先生，我马上行动！”

“我有些好奇，是不是会有作家在写了无数个悲欢离合之后会给自己写一个结局。

有这么一类人，他们在故事中已经看透了前因后果。纵然不知道这其中还会有那些曲折，但是在别人卖力地表演地时候，他们已经越过眼前去写自己地结局。写完后，他们会以最平静的姿态去等待下一幕。

不同的是，有人会直接跳出故事，有人会依然认真对待下面的故事，有人人会去改写别人的故事，有的人会什么也不做，只是等……

既然结局都一样，往后怎么做，是自己的选择。”

周垣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段话。

“今天天气不错，要不要一起出去玩玩？”吃早餐的时候，周垣收到了钟栩发来的消息。

她犹豫了一下，缓缓地输入几个字：“好呀，去哪里玩？”

“我想我们可以走出贝尔格莱德，去其他地方转转。”

“太好了，我还没去过其他地方呢。”

“吃饭了吗？我一会去接你。”

“吃了。我等你。”

钟栩发来一个“OK”的手势。

最后一次了，周垣想。

什么也不想，只想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痛痛快快地玩，直到精疲力竭。

钟栩看着周垣迈着轻快地步子向他走来。

她的风格完全变了：长长的头发梳成高高的马尾，用轻盈的绸带束着，她每走一步，绸带和几缕长发就翩翩地起舞。她穿着白色的呢子短外套，里面是红色的荷叶边连衣裙，像是在雪上燃烧的一簇熊熊火焰。脚上的黑色高跟鞋也换成了卡其色的坡跟短靴，仿佛变回了少女。

钟栩记得她之前总是穿着安全的黑衣服，披散着遮住小半张脸的长发，把自己隐藏在人群里，沉静而平淡。

“你今天看起来只有十八岁。”他们像往常一样并排着走。

“我想以后每天都是十八岁。”她笑咪咪地说，神态像极了一只吃饱喝足的猫咪。

“一定可以，只要你愿意。”

“不光是外表，还有内心。”

钟栩侧头看她，细碎的阳光落尽她的眼睛里，里面是琥珀色的憧憬。

“可以的。”

或许那将是梦吧，钟栩心里想。

周垣很想很想对他说：假如我们在十八岁遇见，该多好。

无法说出口。

他们一起上了公交车，去火车站。

往火车站走的路上，他们看见沿途几栋残破却依然矗立的高层建筑，在完好崭新的新建筑中，显得那样突兀刺眼。它们是被北约轰炸的国家机关大厦。它们在战后并没有被拆除，而是保存了下来，成为摩天的纪念碑。塞尔维亚的伤疤太多了，可它愿意保存着丑陋的伤疤，更积极地生活。

贝尔格莱德的火车站是一座古典的黄色建筑，看上去年代久远了。走进火车站，里面的人不多，稀稀拉拉的，每个人都不紧不慢，神态安详。

周垣不由得想起北京火车站，哪怕午夜都人满为患。乘客步履匆匆，有时蹬着高跟鞋的女人也拖着大大的行李箱一路小跑。他们的或风尘仆仆或神采奕奕，无论哪种神情，都配的上中国人心中繁华都市给他们的惊喜。

停在月台前的火车是旧的，坐惯了高铁的周垣感到有点惊讶，更多的是欣喜。

“我想起小时候坐的绿皮火车。”钟栩说。

“你多久回一次家？”周垣很好奇，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说不准。短则一两个月，长则一两年。”

“你在外奔波辛苦吗？”

“有时会疲惫厌倦。特别是经历九死一生或者是连续几十个小时绷紧神经后，真的很想退出。但是每当我想退出的时候，总有力量支撑着我，使我坚持下去。”

“你的力量是什么？”

“正义，还有梦想。”

“你为了你信仰的正义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来成全它吗？”

“没错。”

“正义，很重要啊。”

“你想象得出没有正义的世界吗？”

周垣摇摇头：“不敢去想。”

“你总是小心翼翼的。”

“其实是胆怯，因为怕看到太残酷的东西。但是我不喜欢这个样子。”

“那就试着改变一下。”

“会付出代价，”她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不过，我愿意！”

钟栩笑了，笑得有点疲惫。

火车向南走，钟栩拿出地图，周垣望向窗外。

太阳在西南方向的时候，他们到达了塞尔维亚中部的一个小镇。

周垣记不清来时的路。只知道，坐完火车后，他们又在汽车上弯弯拐拐颠簸了好久。

一下车，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草木混合着泥土的气息，略微携着点湿气。有簌簌的水声，凉凉薄薄的，可能是隐藏在树丛中的一泓清溪。鸟鸣和着风声在天地间回荡。

“你来过这里？”周垣问。

“没有，只是在网络上看到几张图片，就动了心。”

他们并肩走着，四周空荡荡的。

“你看！那里有果园！”走着走着，周垣惊叫起来。几只白鸟从她身后的树上扑棱棱飞走。

远处有一片树林，树上缀满了亮丽的橘红，像是摘下了晚霞做成装饰。

“还真有果园！走，过去看看。”钟栩拉着她一路小跑。

穿过一座桥，果园就在眼前。

显然已到了丰收的季节，果园里随处可见提着筐子的农夫和挎着篮子的农妇。藤条编织的筐子和篮子里，满载着他们一年汗水浇灌的丰盈。

钟栩走到一对中年夫妻面前，和他们交谈了几句。农夫脸上漾开了笑，络腮胡子跳动着。农妇接过钟栩递过来的几张钞票，递给他一个空篮子，指着身后的一片果子茂盛的树一阵叽叽咕咕。钟栩会意地点点头，向周垣招手。

“我带你摘果子去。”钟栩说话的表情像一个骄傲的孩子。

“摘了可以吃吗？”

“当然可以。”

“这是我第一次在果园里摘果子吃！”周垣满眼兴奋。

两个人像进了糖果城堡的馋嘴小孩，在被眼前的盛况惊呆后心花怒放，一边采一边往嘴里塞，吃着怀抱里的，看着树上挂的。

太阳西沉，两个人坐在树下，倚着树干，懒洋洋地打着饱嗝。旁边的布袋里装着他们未吃完的果子。

“走吧，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钟栩说。

周垣站起来，拍去身上的尘土。

“闭上眼睛，我拉着你，你只需要跟着我走就行了。”

“是有惊喜吗？”

“是的。”

周垣好奇地眨眨眼睛，随后乖巧地闭上了。浸在夕阳流光里那黑长的睫毛，弯弯的，迎光颤动的模样仿佛婴儿初至世界摸索的手。

他们走的是农民去田野耕种时走的小道，道路已经被无数个寒来暑往的脚印碾磨得平坦。钟栩走在前面，放缓脚步，踢开偶尔出现的小石子。

周垣渐渐地感受到了风，肆无忌惮奔跑的风。红色的裙摆被风吹得飞扬起来，宛如绽放的红色烟花。

“可以把眼睛睁开了。”钟栩在她身后说。

她缓缓睁开眼睛，红色的花朵如在她面前铺开的一张华丽地毯，地毯之上是橘红色的落日。

这是一片平坦的原野，数以万计的花朵怒放着。风吹过，花朵随风摇曳，变成了层层叠叠的波涛，翻滚着红色的浪花，涌入视野。

白鸟在红色的天地间振翅，留下一片光与影的交叠。

“真美啊。”周垣轻声感叹。

“你可以将它展现在画布上。”钟栩说。

“留作纪念吗？证明我曾经拥有过这个美丽的地方。”

“曾经拥有？有点伤感。”

“曾经拥有的美丽，逝去的光，留下的影，沉淀在回忆里，很多时候会变成一种咀嚼着的痛。”

“既然连光都没有了，哪还有影的存在？”

周垣转过身，看着钟栩的眼睛：“你知道平行宇宙的理论吗？”

“我知道。”

“你相信平行宇宙的存在吗？”

“不相信。”

“为什么？”

“每一件事物的运动轨迹都是独一无二的。两个宇宙，你能解释出孰先孰后的存在吗？如果你告诉我我是另一个宇宙的我的影子，我无法接受。我生来是自主的。如果我的影子在另一个世界，那么我也不会去管它，依旧按

照我的人生路线行走。”

“如果你进入了另外一个宇宙呢？”

“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我也不愿意去想。我就想活在当下，做好当下的事。未来充满了未知，想多了反而使自己苦恼。”

“……”

“你怎么突然问这么奇怪的问题？”

“没什么，只是突然想到而已。”周垣低下头。

“不要再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事了。我们也该回去了。今天玩得开心吗？”

“很开心。”

“开心就好。”

两个人踏着暮光返程，夕阳在他们身后拉扯出长长的影子。

回去的路上，钟栩很沉默。

回到贝尔格莱德已经入夜了，钟栩送周垣到她楼下。

“今天谢谢你。”

“不必谢。”

“那我上去了，你也回去吧。”周垣向他摆摆手，然后转过身。

“我还不能走”，黑洞洞的枪口抵在了周垣白皙的后颈上。

“有些话你要跟我说清楚。”

九

钟栩的声音像是冰冻在平静的湖面上蔓延。

“什么话？”周垣心里咯噔一下。

“我逮捕的军火走私犯……”

“你都知道了。”周垣打断他。

“对。他是你哥哥，对不对？”钟栩的嘴角扬起一丝讽刺。

“是。你是怎么知道的？”周垣已经厌倦那种紧张感了，所以她现在声音很平静。

“我在你房间里安了窃听器。”

“你早就开始怀疑我了。”

“自从你说起你哥哥，我就有些怀疑，因为他与犯人有重叠的特征。但我需要证实我的猜测。”

都是假象！他亲自导演了一场其乐融融的戏，让她沉溺其中，然后斩杀！

“你听到了所有的？”

“不。我只听到一部分，但足以成为证据。”

“为什么只是一部分？”

“它被你无意中打坏了。你当时喊着‘我没有疯！’，愤怒之下误打了它。你手上的红色印记就是它硌出来的。”

“原来你听到这里。”

他已经知道她喜欢他了。可惜她喜欢的只是一个幻影，她向往的爱情只是一场骗局。

“所以我希望你把一切都交代清楚，高溯，也就是你哥哥，让他尽快找我自首。”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你所谓‘犯人’的妹妹，为何还要带我出去玩？”

“你不必知道。但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你已经包庇了犯人。不过只要你肯交出他，我不会为难你。”

“如果说哥哥是冤枉的呢？”

周垣转过身，直面他的枪口。夤夜里孤零零的白月悬在天上，倒映在池塘里，水中影子追逐着倒影，像迷魂的孤鬼追着光的轨迹，流淌下凉凉的月华，凉凉的眼泪。这光苍白得过于刺眼，流动在她的侧脸，叫他难以辨认她的表情。

“我只相信证据，”他顿了顿“当然，如果你告诉我他是被栽赃，我可以在逮住他之后继续查下去。”

“栽赃……等等，我似乎想起什么来！”

“砰！”

“唔……”

红莲，妖娆张狂地在周垣胸前盛放，冶艳的花瓣诱惑似的抚上钟栩的脸，留下噩梦般的猩红粘稠。

周垣倒了下去。红莲灼灼，映红了钟栩的双眸，吸食着周垣的生命。

“你怎么样！”钟栩呼喊着。他明明没有开枪！

周垣睁着大大的眼睛，血从她嘴角淌下来，她用手指颤巍巍地指向 5 米外的草丛。一缕轻烟从里面漏出。

草丛后的黑手从匍匐中抬起半边身子，正欲借着黑暗的掩护逃走。

他只听见风脚步突然趑趄了一下，然后自己就被从天而降的人压趴在地上，脖子被狠狠劲地掐住，右手的枪被一把夺过。

他想反抗，“砰，砰”两声枪响伴着一阵钻心的痛，他的右腿关节被子弹啮破了。

“啪！”脑袋受到了枪把的撞击，他遂晕了过去。

制服开黑枪的人后，钟栩红着眼睛跑到周垣身旁。

周垣像是在岸边搁浅的鱼，已经奄奄一息。

“周垣，周垣！别闭眼，求你千万不要闭眼！你不是还有话要对我说吗？”钟栩疯了似的叫嚷，手轻轻地生怕用力过猛地拍着她的脸颊。

“我送你去医院！”

周垣幽幽地凝视着他，男人的脸熟悉而又陌生。

她用手指指血口，子弹已侵入了她的心脏，告诉他已经没救了。

她艰难地动了动嘴唇，梦呓似地呢喃着。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好不好？”钟栩俯下身，将耳朵凑近她的嘴边。

“哥哥，是清白的，还有……”她艰难地咳嗽两声，吐出鲜血。

“还有什么？”

“……”

“还有什么？”

“……”

“你快说呀！还有什么？”

“留意，他的……导师。”

周垣的声音飘渺地仿佛被风吹到了天边，却清晰传到了钟栩的耳朵里。

“我知道了。”他沉沉地说，仿若失了魂魄。

周垣凄美地一笑，轻轻地合上了眼睛。

像是花瓣悄无声息地落在地上。

沉睡中的高溯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吵起。

来电显示是周垣。

“阿垣，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你妹妹，她死了。”手机那边传来陌生的男声。

高溯裹紧外套在深秋岑寂的市郊街道踽踽独行，街衢阴凉，人迹寥落。即使在俄罗斯生活过，却猝然直面这冷冽，他在瑟瑟颤抖时亦觉得万念俱灰。这个城市太陌生，这个世界太混乱，前方的路很长，纵贯南北不知何处通向温暖宁静。他也不知道昨天沉默了多久，只记得自始至终，自己藏身在那逼仄阴霾的角落里不知所措。隐隐地能听见在这昏沉死静的空间里有滴水声，当胸前湿透才发觉，那是他汹涌而出的泪水。

他费尽口舌地和钟栩讲平行宇宙，他强忍悲伤告诉钟栩荒谬的一切。可那又怎么样？周垣已经死了，被这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吞噬掉了，他甚至来不及看她最后一眼。

钟栩说暂时相信他，并且把周垣临死前最后一句话转述给他。

“你的信仰不过如此。”钟栩说。

“你的正义还是让无辜的人死去了。”高溯冷冷地回应。

钟栩挂断了电话。

十

“给我查查这部手机的通话记录。”钟栩把电话播到了总部。

他扫视地上这个被打断腿的男人。

如果可以的话，他想立即枪毙这个杀人犯。

可是他忍了，那是重要的线索。

断了腿的男人被结结实实捆绑起来，伤口的剧痛使他呲牙咧嘴。他的枪和手机，还有所有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都被钟栩拿去调查。

他折腾不了多久。

总部很快给出了回复。

钟栩逐字逐句地看电脑传过来的文档，冰凉的手指节突起，鼠标在他手里仿佛随时都要被捏碎。

“你的正义还是让无辜的人死去了。”高溯的话一直盘旋在脑海里。

这个失去亲人的人的声音是那么冰冷，那么讽刺，那么绝望，令他窒息。

他信仰正义，可是从一开始他就站错了位置。

有些事情发生了，就永远无法挽回。他能做的只是弥补。

钟栩走到地上的人身旁，扳过他的脑袋，眼睛微眯，嘴角上扬：“你不想做一辈子的瘸子？”

他的口气轻柔而充满威胁。

那人吓了一跳，惊恐地拼命地摇头。

钟栩很满意他的反应。

“照我说的做，事成之后，我带你去医院治疗。”

耿先生惬意地躺在藤椅里，计算着他这次买卖的利润。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他隐隐有点担忧，周垣不死，他的计划随时会败露。

这时，塞尔维亚有消息传来。

“耿先生，高溯的妹妹已经被我顺利枪杀了。”

“很好！现在高溯已经完全陷入被动了！我们可以顺利脱身了！”他喜不自禁，白了半边的眉毛激动地要跳起来。

“不过，这边又出了点小麻烦。”

“又出了什么事？你这个废物办事能不能利索点，少让我操心！”

“客户怀疑我们的货物有赝品，要您亲自过来确认一下。”

“笑话！我的东西怎么可能有假？”

“客户说虽然已经完成了交易，但是如果货物有赝品，双方的合作一定会终止。所以为了长久之计，您还是亲自来一趟吧。”

耿先生皱着眉头沉默了一会，勉为其难地答应了：“给我订一张明天到贝格莱德的飞机票。”

“是！”

钟栩把玩着手枪，断腿的男人挂了电话。

“我已经照你的吩咐去做了，你快把我送去医院吧。”瘸子对他说。

“不要着急，只要你肯配合我，我会救你的。”

“好，我听你的。”

钟栩随即联系总部：“犯人很快就会落网，但我需要一些支援。”

“什么时候？”

“马上！”

“明白。这就派人去准备。”

快点结束吧！这场无聊的游戏，残忍的骗局！

钟翎望向窗外。

他看见静静的多瑙河一成不变的幽蓝。

他看见熟悉的公交车缓缓行驶。

他看见繁华尽头的断壁颓垣。

他看见衣着艳丽的少女蹲在街角抽泣。

他看见白鸟飞过阴云密布的天空。

他看见光在玻璃上投下他的影，自己的笑容如魔鬼一样狰狞。

十一

贝尔格莱德下雨了。

雨原本淅淅沥沥的，可冷风突然肆虐，掀翻一层层雨帘。

耿先生打着黑伞在雨中行走。

冷湿气扑来，有着关节炎的两腿战战的发抖。

他已经六十岁了。

他在武器研究领域有着很高的声望，他的科技发明为国防现代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也曾意气风发，壮志报国。

他呕心沥血，不辞辛劳。关节炎就是那时落下的。

可后来，他发现，他研究，他的荣誉，换不来北京一套舒适的住房。

赚得盆满钵满的小商贩住豪宅，他劳苦几十年只得安于旧屋。

他不甘。

凭什么？

问遍世界，找不到答案。

他觉得自己曾经的信仰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于是他变了，变成现在的样子。

耿先生停在一座废弃的工厂门前。

就是这里了。他们约定的地点。

残破颓败的表面下隐藏着他引以为傲的精锐，他突然很想念它们，想亲手抚摸一下。

四处空荡荡的。光线昏暗，巨大的机器挂着蛛丝，银色的外壳爬上了斑斑红锈，像是被武士遗弃在旮旯里的铠甲。

“滴答、滴答”死寂的厂房里只有伞上雨滴滴落的声音。

人呢？他环顾四周，黑洞洞一片。

“有人吗？”他试探性地问。

“哒、哒、哒”伴着脚步声，黑暗的尽头显现出一个颇长的人影。

耿先生仰头打量面前这个男人：

黑硬的头发，黑平的眉毛，细长的眼闪着寒光，如同能刺破黑夜的第一缕晨光。他穿着普通的黑外套和蓝色牛仔裤，如果不是身上散发的肃杀之气，会让人以为是个俊秀挺拔的大学生。

“你是哪位？”耿先生以为他是某位客户。

“我叫钟栩，是个国际刑警。”男人说。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耿先生吃了一惊。

“这不重要。你为什么要杀周垣？”

男人不轻不重的一句话此刻在耿先生心中却是雷霆乍惊。

“哼，你都知道了。”

“但我需要一个解释。”

“解释？哈哈，没什么好解释的，就只为杀她而杀她。”

“如果只是这个蹩脚的理由，你就不会站在这里了。”钟栩掏出手枪。

“哈哈！”耿先生大笑几声，“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我就告诉你。”

钟栩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你应该知道我走私军火，这是笔利润与风险并存的买卖。两年前警方似乎查到了些什么，让我感到恐慌。为了保全自己，我需要一个替罪羊。高溯是我的学生，他最信任我，我说什么他都会言听计从，所以我选中了他。因为我的客户主要在东欧，所以我把他送到俄罗斯留学，随时准备垫背。前些日子，我在塞尔维亚的一笔交易不慎泄露了信息，引起了你们的关注，我只好动用我的替罪羊。我告诉他他妹妹在塞尔维亚走私军火，他相信了，赶到了这里，你们在追捕他。为了不让他和他妹妹联系上使计划败露并且拖延时间，我就决定杀了他妹妹。”

老人微笑着，看着钟栩皱起的眉头。

“我猜测，应该是你抓住我派去杀周垣的人，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了我。”

“是这样的，”钟栩说，“我为世界上有你这样的人感到遗憾，并且为你

的职业感到羞耻。”

“我知道这样做是错的，但我知道我最需要什么。”

“你还真是不择手段。”

“年轻人，我在你和我学生的身上看到了我当年的影子。一样的正义，一样的热血，一样的出类拔萃。可惜，我要告诉你，你年轻时候追逐的梦到老来回望不过是镜花水月。你为那个虚无的梦耗尽心血，除了有时幸运地得到一份浮浅的荣光，你还能拥有什么呢？你的荣誉能给你在北京四环上买一套宽敞舒适的房子吗？能免除你子孙后代继续辛苦打拼的命运吗？你还年轻，想不到那么长远。但是我今天已经告诉你了，如果你肯放过我，以后的财富我们两个可以平分。”

“呵，那真是一笔巨款，”钟栩轻轻地说，“我现在的的确不怎么相信正义了呢，正义并不能拯救这个世界，保护身边的人。”

耿先生望着他废墟般荒凉而又壮阔的眼睛，淡淡地笑，似乎找回了自己中年后的决绝。

“但是我现在相信因果报应。”钟栩拔枪对准了耿先生的眉心。

“去他的人各有志！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知道现在和你谈道德是苍白的，但是你必须明白，人要为自己做过的混账事付出代价！”

“不！你听我说，如果你不把这事儿捅出去，你我相安无事，而你又能得到一大笔钱，何乐而不为呢？”耿先生举着双手，迫使自己的声音温和而循循善诱。

“够了！我们不要再废话下去了！”钟栩大喝一声，“把他带走！”

从黑影里走出两个刑警，把耿先生拷起来。

“对了，忘了告诉你。在你除掉周垣之前，他们已经联系上了。只不过高溯那傻子，直到周垣死，也没有怀疑过你。”钟栩苦笑。

他不再理会耿先生蓦然惊诧呆滞的目光，他怕里面浮现出的一丁点懊悔愧疚再次拉扯住心弦。

钟走出废弃的厂房，冷冷的雨水迎面而来横扫他煞白的脸。

夜又至，雨未歇。

他抬头仰望阴霾的天空，前夜尚未清醒透彻的幻影，是否还会继续飘忽，或者，进入下一章节。

然而一切似乎都结束了。

打电话给高溯，他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

“你把导师带走了。”高溯说，模糊得让人听不出是发问还是陈述。

“你是清白的了。”钟栩说，仿佛在叹息。

“我要清白管个屁用！”高溯吼着，紧接着，是震颤雨幕的哭声，声嘶力竭。

钟栩没有挂断电话。

他听着和他年龄相仿的男人的哭声，心里像是除夕夜放完爆竹的小孩，望着满地的残红，无限怅然。

雨太大了，他没有打伞。身上早已被淋得湿透，令他分辨不清眼角的潮湿究竟是雨水造成的错觉，还是自己确有其事的泪水。

尾声一

总部派来的刑警们已经将耿先生押送回国，钟栩留下来善后。

他在收拾周垣在贝尔格莱德的遗物。

她最多的东西是画。

他拿着这些画一张张地翻看，都是些美丽的风景画。

最后一张，画面上一个女人抱着浑身是血的男人痛哭流涕。

他感觉似曾相识。故意渲染的血色色调让他记起些什么。

《托斯卡》！

这部剧的结局，邪恶的警察死了，女人陪着被害的恋人一起死去了。

她早就下定决心和哥哥一起对抗这个混乱黑暗的世界了吗？

风扬起他手中的画，在屋子里飞舞。

最后画纸如落叶一般躺在地上，背面朝上。

钟栩捡起它，看到了上面的一行字：

我不相信钟栩是邪恶的斯皮卡亚。

隽秀的字体，带着些犀利的笔锋。居然出自一个女孩子的手。

他震惊之余翻过画，看着右下角的日期。是他们在水中救人的第二天！

她确认了无果的感情，悲剧的结局，还是选择反抗。

她不知道阴谋，她只知道他们将不共戴天。她还是愿意和他一起出去玩。

那他对她呢？利用而已。

可是在她跳进冰凉的水中的那一刻，他心里还是猛地一颤，未加思索也

跳进了水。

他在水中张开的双臂是给她的，可惜她不知道。
再也不会知道了。

尾声二

高溯提着包，正准备离开在贝尔克莱德居住的小旅店房间。

他刚到门口，还没来得及打开，外面就又咚咚的敲门声。

“哥哥！”一打开门，自己猝不及防被用力地抱住了。

哥哥？他不记得除了周垣外还有什么妹妹。

可阿垣已经……

她双手扶着女孩的肩膀，让她抬起脸。

圆圆的如猫般的眼睛噙着晶莹的泪珠。那张熟悉的脸穿越了时空来到他面前。

“你……不是死了吗？”高溯的喉咙涩哑艰难地吐出几个字。

“啊？没有啊，谁告诉我我死了？”

“钟栩告我我你被人暗中用子弹打穿了心脏。”

“不！”周垣眼里又滚出泪水“死的人是他！子弹来的时候，他保护了我，自己却死去了。”

原来平行的宇宙又一次交叠，给两个人安排了擦肩而过的命运。

“他也是喜欢你的吧。”高溯喃喃说道。

“不，不是。”周垣用力地摇摇头，泪水飞溅到他的衣服上。

“他心中的正义，值得他用生命去守护！”

“是吗……”

巨型铁鸟轰鸣着飞离了贝尔格莱德机场。

天气很晴朗。

周垣俯瞰这座城市，第一次发现它原来那么大，大得看不到边际。

那么宇宙呢？

在无限延伸的宇宙面前，人类显得微不足道。

可是他们既能造出钢铁水泥的森林又能将它夷为平地；他们既能筑起围

城让自己身陷囹圄又能冲破枷锁随心所向；他们既能狂热地点燃霓虹供应至高无上的繁盛也能波澜不惊冷暖自知地演绎其中；他们既能流离彷徨地如孤魂般追逐不知梦的幻影也能坚定决绝地似神祇样紧握信仰之剑。他们活着是轰轰烈烈的繁华，死去亦不是落荒而逃的狼狈。

骗局时刻存在。

你既不是生来的勇士，也不是永远的懦夫。